

从文学抗疫到抗疫文学

创作重心如何转变

刘江伟

眼前的华中师范大学，树木葱茏，景色怡人。学子们行走在校园小道上，说笑声在风中飘荡。

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走着看着，突然惊叹一句：“桂子山上的春天实在太好了！”此时，距离武汉解封，刚刚一年多时间。

武汉封城期间，刘醒龙与很多作家一样，从未离开战场。他把所有的彷徨、呐喊、忧虑、感动，尽付笔端，化成一篇篇文学作品，抚慰着疫情中人们的内心。

随着疫苗的普及，战胜疫情不再遥远。疫情过后，文学如何呈现这段历史？后疫情时代，怎样创作出像《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那样的经典之作？

这是刘醒龙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的疑惑。日前，在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思索着，也在不断解答着。

文学抗疫，让人们重获信念

刘醒龙把发言的题目定为“伟大的陪伴”。他认为这个题目大致能够概括疫情防控中文学的功用：“文学有多么伟大，这样的陪伴就有多么伟大。”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团火光、一次驰援、一声问候。疫情期间，在湖北，在广东、上海、北京，在全国各地，作家们自觉投入抗疫斗争，记录和传播这场战役中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

“当疫情来临时，当灾难来临时，人们充满了恐惧，而文学的精神意义就是帮助人们对抗恐惧、对抗失望。”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文学抗疫，目的是让人们重新获得信念，经受考验。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勇从方舱医院一位年轻人在病床上专心看书的照片说起，“无论是抗疫文学，还是文学抗疫，本质上都是借助文学实现对人类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养，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始终延续的‘文以载道’的文脉，体现了文学对守护人精神世界、构筑人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经过此次疫情，中国作家更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以及文学所处的历史方位。要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中，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发挥文学的力量，写下人们正在创造、正在奋斗的面貌。

从单纯的情绪疏解到综合的理性回望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取得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而文学书写也从文学抗疫走向抗疫文学。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波捕捉到这种改变：“从单纯的情绪疏解到综合的理性回望，作家们经历着从即时性的现象呈现到相对立体的专业书写，这一过程也对应了作家们对抗疫文学认知的变化。”

《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蔡家园把文学抗疫分为三个阶段：在疫情初发阶段，文学主要是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相当多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就像是轻骑兵，疏解人们心理压力，增强人们抗疫的信心；中国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后，作为历史中人，作家可以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时代标本，冷静审视和客观记录；今后全球抗疫取得胜利，经过时间的沉淀，作家可以运用望远镜来审视这场疫情，思考和表达将会超越前两个阶段。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政表示，前期的抗疫文学作品更多是素材，我们更期待后期的创造。而一旦创造，抗疫与疫情就会在更多更高层次被审美运用，从写实性抗疫文学向形而上思考的审美表达迈进。

陈忠实的文学自修

邢小利

油灯，用废弃的方形墨水瓶制成。但是，陈忠实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开始了虽然有所计划但其实遥遥无期的文学征程。他给自己订下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作品发表之日，就算他的“大学”毕业之时。

陈忠实将白天的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而晚上的时间则属于于他和他顶礼膜拜的文学。

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二是练习写作。那个时代乡村青年读书，没有图书馆，没有资料室，无人指定必读书目，也没人指点迷津，完全是遇到什么读什么，找到什么读什么。他所接触的书，数量少，品种较为单一，多为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文学书以及民间的一些藏书。这种阅读状况，在中国乡村社会极为普遍。陈忠实在阅读中，感觉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背下来。对特别感兴趣的篇章则进行分析，学习其结构和艺术表现手法。读了就写，不断地写。这种写作，基本是文学练习，较少写完整的作品，大量的生活笔记，长短不拘，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或述一事，日日不断。

这个时候，陈忠实内心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每换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他都要在开篇写上这句话，视之为座右铭。陈家本来就不富裕，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陈忠实想了一个办法，既能照明又能计时，他用一只小墨水瓶做成煤油灯，瓶中煤油熬干，即上炕睡觉，算来此时大约为夜里12点钟。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日子好过一些；到了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耐。冬无取暖设备，笔尖常常冻住；夏无制冷手段，酷热让人头晕眼花。更为难耐的是，蚊虫肆虐，叮咬得人无处躲藏，用臭蒿熏死一批，烟散之后，从橡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夜里，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纳凉，他却躲在小屋里，穿一条短裤，汗流浹背地读着写着。

站在巨人肩上

——从《走出创作“舒适圈”》说起

田孟卿

理念的过剩而产生的重复。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后者是在重复中寻找着创新，在重复中看到差异的产生。而这一概念，也就印证了继承与借鉴的必要性。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其实也是更有价值的重复。就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品《百年孤独》，给许多作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写作思路，即学习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将魔幻与现实相融合，实现本土与世界的交流。在马尔克斯的笔下，火车被描述成“行进中的村庄”，而这些“村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被传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也传播了马尔克斯新颖的写作思路。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极大的，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余华、阿城等都受到了他的影响。《百年孤独》的开篇，是之后许多作家学习的重点。“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开篇一句话，将现在、过去、未来三个世界相结合，带给读者无限遐思。陈忠实的《白鹿原》第一句话是：“白嘉轩后来最引以自豪壮的是一生中娶过七房女人。”莫言《红高粱》中第一句话是：“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

抗疫文学，期待更多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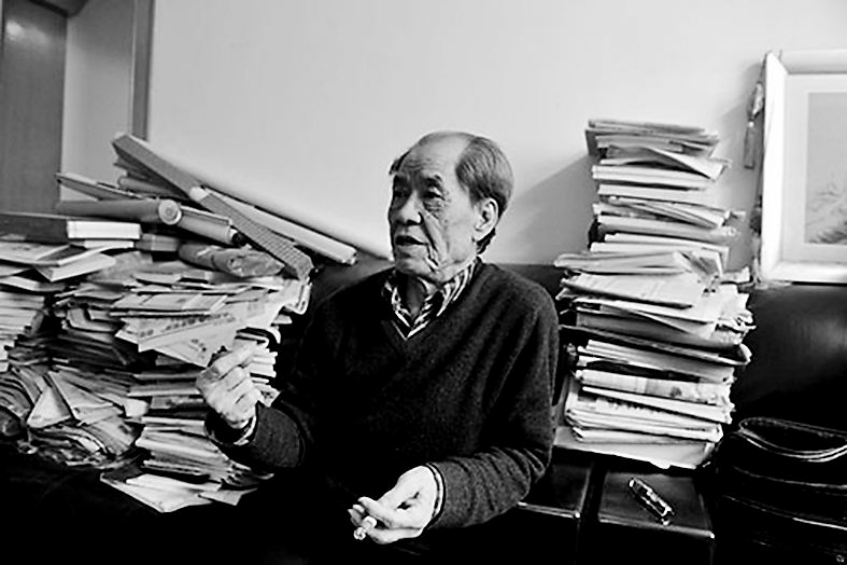
抗疫题材，正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增长点。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桂林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抗疫题材文学创作将实现一次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战题材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故事源泉，这次疫情涉及的国家远远超过二战，可以想见，未来将有一次文化思想创造性成果的集中涌现”。

“文学的抗疫叙事乃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社会对疫情的心理感受和精神指向，以及揭示疫情对人类生命长期影响的种种可能性，它的灵魂乃是对人性的深度揭示，唯有在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命运的展开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疫情对人类文明演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谭桂林说。

疫情防控已成为当下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关注疫情和抗疫对日常生活的改变以及改变了的日常生活，发现生活新的意义。同时，抗疫是人的抗疫，应该尽快从事件转向人，塑造形象，勘探复杂的人性。最后，中国抗疫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期待多元的解读，更期待这一独特文本的艺术转化。”汪政说。

抗疫文学，呼唤更多精品之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遇春表示：“出精品就要把抗疫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经典的穿越时空的话题。处理好三种关系，有可能会达到更高的艺术层次和思想境界。处理好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的关系；处理好现实关怀与历史视野的关系，既要贴近现实又要把抗疫放在历史纵深中去观照；处理好文化传统和文体传统的关系，在深入挖掘抗疫精神的传统文化源流的同时，用本土的、贴近百姓的形式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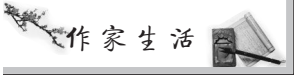
陈忠实

自学有其局限性：一是知识结构的不平衡、不全面；二是文化视野受到局限。

自学也有其优势。由于自己在黑暗中艰苦摸索，较少受外界的干扰，反而容易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和坚定的精神信念。

陈忠实的笔下，特别是他的小说，从《高家兄弟》到《徐家园三老汉》，再到《白鹿原》，以至《日子》，所写的对象，都是人民大众。

陈忠实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一直信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以真实世界和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描写或必要的虚构。陈忠实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写人写事多采用正面描写，较少侧面取巧或以虚写实。他的写作特点以至后来的文学风格正好应了他的名字：忠实。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我与王学礼先生的相识、相知、相交，完全是一段“网缘”。

大约十年前，在新浪博客上，一位名叫“孙谦家乡人”开的专题“孙谦纪念馆”，蓦然间闯进了我的视野。其中一篇博文吸引着我的眼球，激起了我阅读的兴趣。

面对浩瀚的历史钩沉，惊诧之余，我不由得在“孙谦家乡人”的博客上留言：“我一直不明白博主是个单数还是个复数？”我心想，如此大的工作量，也许是一个团队的作为？谁曾想，这些都是单枪匹马的一己之力。

于是，我认识了文水的王学礼先生。

王学礼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拥有翔实丰富的史料、书刊、文物的前提下，2012年写出《我们的孙谦》。王学礼真诚地希望我为该书写作。

顾炎武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汪廷珍也说“生平不轻为人序文”。一本书付梓之际，但凡请人作序，自然是想请学界名流、文坛巨擘。我自己文章尚写不好，岂能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为人写序？王学礼给我出了个难题。然而，面对王学礼为此书所花费的心血及努力，我竟说不出一句婉言谢绝之言，只能破例“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近年来，我一直关注且致力于撰写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崛起”的作家群体。在“山药蛋派”西、李、马、胡、孙五主将中，孙谦参加革命最早。他志在创作，曾风趣地说：“咱就不是个当官的料，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两个人，我也是那个被领导的人。”

在“山药蛋派”诸作家中，孙谦的作品写得最富人性味，也最具文学性。

王学礼把笔触凝聚在孙谦身上，可说是慧眼识珠。

从2007年起，十多年来，王学礼为搜集寻求孙谦的有关史料、书刊、文物等，远赴上海电影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大寨虎头山，走访了孙谦夫人王之荷，孙谦亲密战友、“五老”之一的胡正，马烽夫人段杏锦，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孟犁野，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以及与孙谦有过交往的文友、亲戚、知情人，可谓历沙披金。用王学礼自己的话说，“虽然没有跑断腿，但因上火，嘴上好几次起了血泡，血压也不止一次骤然奇高”。

王学礼与孙谦素昧平生，只是“孙谦家乡人”，出于对乡贤的仰慕和崇敬，不惜花费心血，乃至一掷千金，钩沉发掘收集到孙谦生前难以计数的原始资料：从孙谦电影的全部DVD影像资料，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众电影》上有关孙谦的影评、剧照、电影剧本的导演台本，以及孙谦电影的海报宣传单、民间歌单；从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孙谦著作、文集，发表于各类期刊上的孙谦作品，到孙谦给著名人士和单位的题词、书信；孙谦生前身后的作品评论、怀念文章及不同时期的获奖证书；从根据孙谦电影改编的连环画、孙谦的私人印章，到孙谦参加1960年全国文代会的签到卡……真是无奇不有、包罗万象。

见识了王学礼殚精竭虑收集到的丰富资料，我猛然感悟到：王学礼的收藏，为我们提供了一座中国当代电影史蕴涵丰厚的富矿”。写出孙谦的创作经历，也就折射出一部共和国“总将新桃换旧符”的电影发展史。

王学礼把对孙谦生平的研究和书写，依据严谨的史料、书刊、文物等基础，有一分依据说一分话，赶在孙谦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之前，把30万言的厚重《孙谦的如影人生》一书捧献给读者。

逝去的孙谦先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孤帆远影碧空尽，在人们的视线中，只留存下一个越来越模糊的剪影。今天，王学礼先生以收藏唤醒记忆，为读者还原出一个真实可信、活灵活现的老一辈电影人形象。

孙谦有幸。身后有这样一位乡贤成为他的绝代知音。

书写孙谦的家乡人

陈为人

雙塔

辛丑春鄭嘉愷十一歲書



郑嘉怡（九一学校六年五班学生）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王辉 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rbwh@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